野鴻詩的

野鴻詩的自序　　補編卷第四十八

無所得于心而妄以告人者謂之欺已有所得于心而不以告人者謂之私已有所得于心而告于人而人不我是者伊誰之過哉念自成童以迄于今奔走海內外罹三十寒暑未嘗一日風雅離殫慮研精上下千百年風人意旨竊自謂有獲今老矣將優游草埜以終焉矣天下學士名流援枹鼓于騷壇之上者重趼而立卒未聞有高異成一家言者豈余觀聽之未遠與抑風會之未至與於戲惜無有以風雅之的

告之也余旣衰謝不能有用以彰明其說大懼所的之不傳以蹈私已戾愆用是摅其所得公之同志噫是編也我其爲

盛世元音之前導乎哉

乾隆二年閏九月九日巙邨一老識于郡西寓樓

野鴻詩的

崑山黃子雲士龍著

導引之術曰精氣神詩之理亦然能鼓漢魏之氣擷六朝之精含咀乎三百篇之神者唯少陵一人

古文自遷固揚馬至昌黎而結穴詩自曹謝庾徐至少陵而結穴

不眞不新不朴不雅不渾不可與言詩

學古人詩不在乎字句而在乎旲味字句魄也可記誦而得旲味魂也不可以言宣當于吟咏時先揣知

作者當日所處境遇然後以我之心求無象于窅冥惚恍之閒或得或喪若存若亡始也茫焉無所遇終焉元珠垂曜灼然畢現我目中矣現而獲之後雖縱筆揮灑卻語語有古人面目

古人有負才而欺世者三家曹嘯氣傑驁而以詭異欺昌黎語瑰奇而以強梗欺義山韻宕逸而以荒誕欺

孔子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成聖者也杜陵兼風騷漢魏六朝而成詩聖者也外此若沈宋高岑王孟

元白韋柳温李太白次山昌黎昌谷輩猶聖門之四科要皆具體而微向有客問曰盛中晚名家不少而子必以少陵爲宗者何也余曰儒家者流未聞去聖人而談七十子者也

詩有道統不可不究其所自始綜其要而言風騷之外于漢曰十九首曰蘇李于魏曰曹劉于晉曰左阮淵明于宋曰鮑謝于齊曰元暉于梁曰仲言于陳曰子堅孝穆于周曰子山之數公者雖各自爲一家言而正始之緒截然不紊

有笑余者曰子宗杜陵善矣以彼處離亂之朝詩多悲怨今子遭盛世而則倣之毋乃乖于義而違于俗乎余曰我非優孟衣冠之李崆峒也我師意而不師其辭彼以哀愁我以歡愉彼以感憤我以冲和何爲而不可哉

又曰少陵度越諸子處安在笑應之曰十七史何處說起雖然余豈無說哉中晚不足較子安滕王閣詩膾炙久矣其閒雲一轉已趨卑下至末二句尤落熟調既唐許趙諸人猶因之爲懷古捷徑近今心慕而

手追者又何足怪不觀少陵秋興詩結云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于此同一慨歎霄壤懸絕子安如飢鷹垂翅少陵則神龍掉尾也若嘉州與少陵同賦慈恩塔詩岑有秋色正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四語洵稱奇偉而上下文不稱末乃逃入釋氏不脫傖父伎倆而少陵自首至結一氣橫厲無前縱越繩墨之外激昂霄漢之表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眼不高不能越衆氣不充不能作勢膽不大不能䠿

騁心不死不能入木此四者作詩之大旨也

大抵近代能自好者五律則冠裳王孟五古則皮毛文選然不過遊覽宴賞數韻而已若夫大章大法竊恐有待至于樂府歌行七言律絕其所師承則我不知

昭明材本平庸詩亦闇劣觀其選本多所未協如機雲兄弟休文安仁之徒警策者絕少而採錄幾無遺漏若文姬悲憤太冲嬌女諸篇反棄而不取具識力者自必有定論故子美云熟精文選理精者明察之

謂理有是是非非之別其意甚教人熟察而去就其是非也苟無異同曷不曰文選句而曰文選理乎後來者開子美有是言不揆其義盡皆目之爲禁臠黑白于是乎混淆而胸臆無所持循矣

昔以目學今以耳學人曰文選我師也我亦曰我師也人曰梁陳靡麗不足學也我亦曰不足學也而不知文選之外梁陳之間經天緯地者正不乏人康樂謂世間才共一石子建八斗我居一斗餘則散之天下今也不然子建子山子美各得三斗餘以散

之大秝已上諸公下此不得染指

詩之淺深有在一兩字內見者如康節手抄少陵藍田崔氏詩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醉字讚書好字一時咸稱善不知一字之間風氣頓殊妍醜迥別矣

理明句順氣歛神藏是謂平淡如十九首豈非平淡乎苟非絢爛之極未易到此竊見詩家誤以淺近爲平淡畢世作不經意不費力皮殼數語便栩栩自以爲歷陶韋之奧可慨也已

命題何者爲最難一曰樂府蓋古人作之者多也詞意要必由中而發不拾先進唾餘寄託有在方見我之志慮方成吾之文章且聲調又與古風異一曰記事太詳則語冗而勢渙故香山失之淺太簡則意闇而氣餒故昌谷失之促二者均有過不及之弊非有才氣溢涌手眼兼到者不能一曰咏物不達物之理卽狀物之情物理易明物情難肖有唐咏物諸什少陵外無一可者唯玉溪差得二三然少全作大抵才識淺者不能刻入正面取其省力易爲或比擬或夾

寫如是而已雖雕文鏤采曼聲逸韻惡能切其綮而劑其竅哉第正面易于窒礙窒礙復近乎猜謎則非空靈不可也空靈而後物情得由此推之卉木也飛走也煙雲也山川也狀之無難事矣

杜之五律五七言古三唐諸家亦各有一二篇可企及七律則上下千百年無倫比其意之精密法之變化句之沈雄字之整練氣之浩汗神之揺曳非一時筆舌所能罄願學者先掃去胸中穢惡字調培養元氣徐看用力爲何如耳

七古歌行別有音節音節非平仄之謂又非語言可曉如撾鼓者輕重疾徐得之心而自應之手耳其法若何熟讀自明余有題鍾馗脫帽騎牛吹笛圖一篇云寒餓多苦音畫師多苦心志士坎壈不遇時能以粉墨鈎其深西河高堂縣古幛中有一人偉顏狀面深墨肩相望瞪目作氣神光惝怳壁黯黯兮風蕭蕭魑魅魍魎來相招烏衣束縛紅錦縧倒跨牛背吹橫簫脫我帽與爾曹丈夫生無所成成皓首儒冠空戴復何有名不貴挂童稚口貌不重借丹青手春風春

雨長蒼苔閒隨黃犢去復來落花飛絮相徘徊青天茫茫歌一闋君不知此老胸中未堪說

絕句字無多意縱佳而讀之易索當從三百篇中化出便有韻味寵標供奉擅場一時美則美矣微嫌有窠臼其餘亦互有甲乙總之未能脫調往往至第三句意欲取新作一勢喝起末或順流瀉下或回波倒捲初誦時殊覺醒目三徧後便同嚼蠟浣花深悉此弊一掃而新之既不以句勝并不以意勝直以風韻動人洋洋乎愈歌愈妙如尋花也有曰詩酒尙堪驅

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又曰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更淺紅余童子時聞一二老宿嘗云少陵五律各體盡善七絕獨非所長及年二十于少陵五律稍有得越數年從海外歸七古歌行亦有得殆三十七八時奔走嶺外五古七律始窺堂戶明年于新安道上方悟少陵七絕實從三百篇來高駕王李諸公多矣因作江行漫興于截句中有云野燒燃來風作意沙鷗飛起水無紋又短鬢寒燈孤照影江山千里爲誰來又黃山脫有青精飯身世商量歸不歸及還家

後題壁云詩句不忘前代體酒壚無恙舊家風頗亦以爲有獲然僅可與知者道也

孟子繼二帝三王之道者也然私淑者孔子浣花繼兩漢六代之詩者也然私淑者子山孟子歿千有餘年而退之出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明以道爲己任也浣花歿亦千有餘年矣而今得其傳者誰與

凡詩有不足之病即以前人對病之法治之病在怯弱療之以陳思病在蒙晦療之以記室病在淸癯療之以光祿病在陳腐療之以宣城病在沾滯療之以

參軍病在曾鈍癡之以簡文病在淺率癡之以開府若此者不可悉數在學者審擇所處而已

六朝中有不可學者四不細意貼題而模稜成章者一也行文渙溢而漫無結束者二也不本性靈專以典故塡砌而辭旨不能融暢者三也對偶如夾道排衙無本末輕重之別可去可删者四也

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即以坊家選本而言題張氏隱居云春山無伴獨相求旣云無伴何又云獨且伐木丁丁山更幽句亦弱不貪二語未免客氣又

不融洽落下二句無聊甚矣早朝云詩成珠玉在揮毫湊泊不堪欲知世乎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乃酬應套語送張翰林司海勒碑二句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使天遣幾時回野館二句狀景纖細題與詩俱不稱又不切南海終未甚出新若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啣杯開宋人迂腐氣矣盌公于是時學力猶未醇至入蜀後方臻聖域選家乃錄其前而棄

其後學者遂口相誦述其天驚石破之文反湮滅而不傳悲夫

客曰詩之最難者何體曰七律曰今之名家各體少而七律多反去易而就難者何也曰未知甘苦耳知其甘苦則不輕作矣曰如子之言知甘苦矣試吟一律可乎余遂出采石磯題太白樓詩文章睥睨世無敵湖海飄零氣不侔六代騷場餘此席一江春色獨登樓爲君天特開青嶂題壁人今亦白頭猶有浣花祠屋在懷鉛直欲錦城游客茫然而退

一曰詩言志又曰詩以導情性則情志者詩之根柢也景物者詩之枝葉也根柢本也枝葉末也三百篇下迄漢魏晉言情之作居多雖有鳥獸草木藉以興比非僅描摹物象而已迨元嘉時鮑謝二公爲之倡風氣一變嗣後倣效者情景參半歷梁陳而專尚月露風雲及唐初沈宋諸君子出相與振興元古崇尚清眞風氣復一變俗至中晚又轉而爲梁陳矣宋以後無譏焉

游仙詩本之離騷蓋靈均處穢亂之朝蹈危疑之際

聊爲烏有之詞以寄興焉耳建安以下競相祖述景純太白亦恣意描摹至義山專求有娀皇英之喻而推廣之倡爲妖淫靡曼之詞動以美人香草爲護身符帖末學無知又因之而變爲香匳體世道人心欲以復古難矣夫詩者心之樂也濂溪云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詞善則歌者慕西崑之音不唯不能平其心適足以助欲而長怨耳噫如義山者謂之爲三百篇之罪人可也

詩固有引類以自喻者物與我自有相通之義若錦

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物我均無是理莊生曉夢四語更又不知何所指必當日獺祭之時偶因屬對工麗遂強題之曰錦瑟無端原其意亦不自解而反弁之卷首者欲以欺後世之人知我之篇章興寄未易度量也子瞻亦墮其術中猶斤斤解之以適怨清和戾矣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何擬人不倫乃爾蜀中離席詩上半酷倣少陵頸聯云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襍雨雲此乳臭語耳雖從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二句脫來薰蕕判然若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又入魔鬼道矣隋宮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日角非太宗然也前代之君亦有之況三字究未能穩貼明知先有下句不得已借以强對然只此一聯語雖工而作意何在唯韓碑一首乃爲可取惜彼何人哉軒與羲句惡劣不堪誦耳人皆謂杜陵歿後義山可爲肖子吁何邪思之甚邪彼之渾厚在作氣此之渾厚在塡事彼之風喻必指實此之風喻動涉虛彼則意無不正此則思無不邪

風馬之形大相徑庭奚待一一量較而後知其僞哉近今俊彥頗好此輿余恐惑于美人香草之說亦爲侈淫妖冶之詞而乖夫子思無邪之旨不得不晰辯而極言耳

南海賈胡凡珠香瑪瑙水難珊瑚象犀之屬以及貿美而飾觀者靡不寶諸裝橐載以市人選詩家亦然代有風氣之升降人有材質之異同假令執一已之偏衷而欲千百人之心思盡有當于我斷斷不能好異者強欲自別手眼胸中先立間架合者存不合

者去歹黃成帙梓而授之于人明我之識見軼然而
不羣若此噫昔賢所謂兼長集善者何與彼獨不觀
伶人演劇乎爲忠良爲邪佞爲歌笑爲戰爭爲榮利
爲單寒使觀者省動神移不覺足高而手舞如終日
而摹肖一端雖巧如弄丸捷若舞劒將掩面而卻走
矣何則技不兼美而故態同目無改觀而倦心生也
欲網羅前人之精蘊必若賈胡而後可某代也取其
所尚某某也取其所長如無一得有補于大雅者去
之可也苟可存而稍有字句累于全篇得以刪削者

選之可也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篇刪其章衣錦尙絅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章刪其句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句刪其字

從搖颺而得者其詩也神從錘鍊而得者其詩也精從鼓盪而得者其詩也有氣

身置題內而意達于外雖縱橫馳騖不離箇中身遠題外縱意入于內雖彌縫補漏不免捉襟

凡題贈送別賀慶哀輓之題無一非詩人皆目爲酬應不過捃摭套語以塞責試問有唐各家集中此等題十有七八而偏有拔萃絶羣之什者何也其法要如昌黎作文尋題之間隙而入于中自有至理存焉近來求詩者雅好鋪張意必欲首先門閥次述文章操行末乃歸之于頌禱則喜矣詩家藉博名譽爲之曲意而周孔之風氣遂敗壞而不可收拾若然將題贈送別賀慶哀輓之題各擬一篇不唯可以流轉寰區一生亦用之不竭矣

作詩用苦心不待言造句時尚須用全力以助其氣庶字字立得起敲得響縱極平常淺淡語以力運之而出便勃然生動

漢魏之詩兩漢之文似退之之文子美之詩似晚唐之詩六朝之文似

叶韻毋論險易貴推擠不動易者尚新險者尚穩

鍾伯敬評詩專求片詞隻字之工切而不知大體

宋元後題圖畫者撇去畫字只呆狀景物兩端有天工人工之別不應漶昧若是盖因眞景祇摹一面易

于下筆畫景勢必並寫難以構詞故皆相習成風去難而就易雖題猶不題也卽或有作者中間將畫工丹青等字略帶一語究未能得畫字神髓此等題全要作意擒定畫字發揮方見手眼浣花題畫詩古今體不下百篇無一首脫卻題旨余向作題畫五排中有海月何年有沙鳧畫日安莫江元似練霜樹不知丹地借三湘闊天然九月寒疏鐘時欲動零露料應團數語雖乏佳致于題義未相背也近題畫鷹一首請質之大雅軒軒摩空翮忽入堂楹內四壁黯光晶

蕭瑟若野外委形是何年畫師阿爾粹苟非大匠手
筆力何超邁至今天風入如聞絛鏇帶金晔左右動
煇燿練光碎亦知邊秋至毛骨癡坐疥燕雀聲啾啾
愳其轉睛快聳身欲著人座客悄懷退猛氣莽崢嶸
颯與雲霄會恭唯丹山鳥大聖自仁愛緜邈煙霧際
不之梟獍輩何由屑霜飈搏擊清草昧顧盻粉壘姿
陡覺雄心在但免弋人篡卷舒任千載
浣花詩中拳拳于武侯推崇至矣綱目遂因之而反
魏爲漢三峽君臣得以光昭宇宙微浣花之力不及

此孰謂文章而無關乎世教邪稱之爲詩史信然

詩不難乎起而難乎氣不難乎結而難乎神

趨巧路者材識淺走拙途者膽力大

好異者自欺予聖者無教

專一可以立基泛覽可以兼善

入死而不求生自能有獲升堂而復窺奥始覺前非

自漢以迄中唐詩家引用典故多本之于經傳史漢事事灼然易曉下逮温李力不能運清眞之氣又度無以取勝專搜漢魏諸祕書括其事之冷僻而罕見

者不論其義之當與否摘剝塡綴于詩中以誇耀己之學問淵博俗眼被其衒惑皆爲之捲舌伸倉咄咄嗟賞師承雖恐或後吁二人志慮若此其品操又安用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

賦詩先須做題題不古詩亦不必作

詩有禪理不可道破箇中消息學者當自領悟一經筆舌不觸則背詩可註而不可解者以此也

樂府題義有不必宗者有不可不宗者不必宗者如行路難獨漉篇梁父吟有所思古別離箏篇是也不

可不宗者如陌上桑公無渡河明妃曲祖龍行山中孺子歌等篇是也

詩猶一太極也陰陽萬物于此而生生變化無窮焉故一題有一義一章有一格一句有一法雖一而至什什而至千百毋沿襲毋雷同如天之生人億萬耳目口鼻方寸間自無有毫髮之相似者究其故一本之太極也太極誠也眞實無僞也詩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離乎眞實無僞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詩者若能隨境興懷因題著句則固

景無不眞情無不誠矣不眞不誠下筆安能變易而不窮是故康樂無聊慣裁理語靑蓮窘步便說神仙近代牧齋莫年蕭瑟行文未半輒談三乘矣

纖巧乃詩餘小說之漸少年不覺同聲附和自謂得計淪溺頹波莫有一人援而出之哀哉

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賤者賤其悅世貴者貴其傳世也

韻有通轉何也音相同者謂之通音不同者謂之轉如一東通冬轉江是也

和韻人皆爲難我獨爲易就韻構思先有倚藉小弄新巧卽可壓衆然究不能成大器聊一爲之可也嚴滄浪云和韻最害人詩信然此風盛于元白皮陸本題諸賢乃以此而鬬工抑又何與

初學時無論古今體詩一題在手先安排法局然後下筆及工夫粹精隨事隨物流出胸臆自成確當不可易之格自有獨造未經道之語

夫盜者惡名也然莊子所謂取天地之利者謂之盜則詞人文客讀古聖賢書而默師其旨趣者亦不得

不謂之盜如詩之逸也書之整也易之奇也禮之經也春秋之正也以及魯論之義蘊孟子之機利左氏之詞琢馬遷之窈玅班史之沈雄學詩者若盡能盜而有之奚獨讓浣花一老擅揚千古哉

應制詩不徒避忌諱取工麗而已也體裁題義不可不講魏晉以還作者未能悉中規矩至初盛唐法律始謹嚴近觀宏博科山雞舞鏡應　詔諸詩均未能領其旨趣此題吃緊處在一舞字不從舞字發揮則題之眞意眞神不出余謹依韻賦擬一篇云錦禽毛

羽由來美珍重年年不下山明鏡忽如珠出蚌清烟
何異月臨關回翔無那雄心動表裏遙憐彩翮般栩
栩有同夢勾引盈盈曾識水灣環分明玉殿來飛燕
仿彿雲屏出小鸞瞥眼華裾飄上下約身雕珮鬬斕
斒疾如風急花光碎罷若天清電影還丹距乍拳齊
鵠立繡翎旋整共鵷班究誰凌亂空明裏似我文章
掩映間　禁苑肯容烏遶樹山梁敢忘雀投環　彤
廷干羽車書大同閣簫韶日月閒三覞免教賢者拱
九重長靚

聖人顏

後之不如少陵七律者病有多端起無氣句有調字不堅牢意不排盪對偶不靈活情景不眞新當句自解歸結無致句中不見作者氣象使事不免筆端拘滯此數條所當猛省

記誦實胸中何患氣機艱澁登臨徧宇內自然心目開張

晚唐後專尚鏤鎸字句語雖工適足彰其小智小慧終非浩然盛德之君子也韓柳之文陶杜之詩無句

不琢卻無纖毫斧鑿痕者能鍊氣也氣鍊則句自鍊矣雕句者有跡鍊氣者無形

由三百篇以來詩不絕于天下者曰美君后也正風化也宣政教也陳得失也規時弊也著風土之美惡也稱人之善而謹無良也故天子聞之則聖敬躋大夫聞之則訏謨遠多士聞之則道義明匹夫匹婦聞之則風節厲而識其所以愧恥矣若夫月露之詞嬲褻之說悠謬之談穠纖之句諛佞之章有何裨益于世教人心而夫子刪詩之義謂何

詩貴乎溫柔亦有不嫌切直如十月之交篇中歷斥其人而不諱則杜老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非風人之義與因是知溫柔者詩之經切直者詩之權也

凡詩中稱人姓或以郡名或以前人之名號代之最是廝鄙如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之類

憶余童子時先君子命題紙爆余倣于忠肅咏石灰詩體云萬疊𪄌箋束此生劃開天地半空聲粉身碎

骨非兒戲要向人間鎮太平先君子愀然不懌曰汝後若槃顯必罹殃禍不則名或可傳于世而福澤涼矣稍長作述懷詩中有云拚命酒盃消白晝嘔心文字哭青天二語一時傳誦此皆過于忿激非風人溫厚之旨也少年恃氣淸剛者可爲鑒戒

古人特捌一題作爲詩歌蓋由情不自禁言出乎中有風動瀾回之妙後人動欲摹擬不關乎理卽滯于物雖極意翻新不能越其範圍若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

命傳元七林皆規倣枚乘七發猶未能高駕前修今藝林之士豈更有度越數公者哉要之各言其志或者不求似而反似之也

世之學者動以杜詩爲難解不肯一過目所吚哦者非宋明即晚唐詎知薰染旣深後雖欲進乎杜也可得乎說者謂學者當登高自卑不可躐等此言近是而非道有不同故也如上泰山由梁父而登此之謂自卑若歷嵬繹而冀造日觀之巔跡之愈勞去之愈遠矣然則學杜者當何如而可余曰檢杜之五律中

淺近易明者如天河螢火初月畫鷹端午賜衣咏物等篇反覆尋繹心目自明門戶不患其不望見也由此而進歷階升堂殆有期矣余經三十年困苦中研出故不得不以授人學者能由我言而循序以進始信登高自卑之自有周行在也若舍杜而不由如昌黎所云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豈不惜哉

向評三曹詩孟德雖思深而力厚然乏中正和平之響而徒有強粱跋扈之氣直欲凌轢三代籠罩後世務爲詰屈以眩惑人耳目耳余謂孟德霸則有餘而

子桓王則不足若子建駸駸乎有三代之隆焉

子建七步詩在當時窘迫中構此果佳矣大雅則未
也末俗無知喜其易于入耳往往家傳而戶誦學者
愼勿墮入㲉中墮則淪爲解縉唐寅矣

偉長用虛字作骨彌覺峭勁七子中另自成一格

茂先失于氣餒而不健然其雍和溫雅中規中矩頗
有儒者氣象情詩襍詩等篇不免康樂千篇一體之
譏餘若厲志諸什斷不可以一槩掩之

平原四言差强人意至五言樂府一味排比敷衍間

多硬句且蹈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均無足觀當日偶爲茂先一語之褒故得名馳江左昭明喜平調又多採錄後因沿襲而不覺實晉詩中之下乘也

淸河亦長于四言而集中和神當春淸節爲秋天地則邇戶庭已悠四語足以垂後

安仁情深而語冗繁唯內顧詩獨悲云云一首悼亡詩曜靈云云一首抒寫新婉餘罕佳構昔人謂之潘江過矣

太冲祖述漢魏而修詞造句全不沿襲一字落落寫

來自成大家視潘陸諸人何足數哉

景陽琢辭實祖太冲而寫景漸啟康樂在典午中亦可稱巨擘

古來稱詩聖者唯陶杜二公而已陶以已之天眞邁漢之風格詞意又加烹煉故能度越前人若杜兼衆善而有之者也余以爲靖節如老子少陵如孔子

光祿每多盛服矜莊之作塡綴中不乏滯響然五君詠自當高步元嘉

康樂于漢魏外別開蹊徑舒情綴景暢達理旨三者

兼長洵堪睥睨一世

明遠沉雄篤摯節亮句適又善能寫難寫之景較之

康樂互有專長

元暉句多清麗韻亦悠揚得于性情獨深雖去古漸

遠而擺脫前人習弊永元中誠冠冕也

簡文纖細不必言而雕繪處亦人所不及

休文八詠支通襍體各擲新奇後先爭勝二公歷事

三朝自計行無可採復恐修名不立故作此以掩飾

後世耳夫馬融之西第頌壁游之古泉記尙不免取

譏于後而況大節虧損猶欲藉文詞以盜名不亦難乎餘詩亦未見挺拔

彥昇孤峭蒼異不墮頹靡有足多者

僧孺尖儁固妨大雅而慧心語時時錯出亦足啟人智慮

仲言孱弱駢辭天機清引造語新闢惜少全作杜陵所賞亦只在吉光片羽也

子堅承齊梁頹靡之習而能獨運匠心扶持正始浣花近體以及咏物都從此脫化

孝穆筆下有奇氣往往多警拔句堪與水部伯仲
見賾使事工富第不由性情悉皆無為而作義山師
之坐此病
總持高于見賾者在流宕而不足之處又在逐句作
意有妨義理飛卿師之亦坐此病
子山肴核乎六籍之文探索乎百家之旨故能摛詞
橫溢琢句堅蒼其商調數章洋洋灑灑擲金戛玉堪
與謨誥並傳光燄寧止萬丈而已此設令子建復起
亦當坐公于子思顏般之間也凌雲健筆為少陵所

推許有以夫

越公贈薛播州數篇高迥雅逸纖靡掃盡大業之朝足稱首傑覩者不以人廢言可也

盧子行一氣清折音節直逼初唐

唐初伯玉雲卿諸公獨𢬵法局運雄偉之斤斵衰靡之習而使淳風再造不愧騷雅元勛所嫌意不加新而詞稍麤率耳

高岑王三家均能刻意煉句又不傷大雅可謂文質彬彬

襄陽得天眞之趣器識偕局于狹隘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洞庭一首是其别調

太白以天資勝下筆敏速時有神來之句而𪊽劣淺率處亦在此少陵以學力勝下筆精詳無非情摯之詞晦翁稱其詩聖亦在此學少陵而不成者不失爲伯高之謹飭學太白而不成者不免爲季良之畫虎當時稱譽李加乎上者太白天潢貴冑加之先達子美杜陵布衣矧夫後起若究二公優劣李不逮多矣然其歌行樂府俊逸絶羣未肯向少陵北面

昌黎極有古音惜其不由正道反爲盤空硬語以文入詩欲自成一家言難矣然集中琴操秋懷醉贈張祕書山石雉帶箭謁衡嶽縣齋有懷數篇居然大家規範其露泣秋樹高蟲弔寒夜永春風吹園襍花開朝日炤屋百鳥語青天白日花草麗此等句亦是不凡近體中得敦厚雅正之旨者唯木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二語若南山詩非賦非文而反流傳人之易欺也若此近作山莊述懷次昌黎縣齋詩四十韻附錄于後山深氣荒森谷峻聲哀咤戛戛高

雲鴻離離大田稼豈儒何慨慷昔運屢徂謝往昔涉
風騷名聲媲蘭麝徐劉或抗行庾鮑竊方駕不惲珠
頻探常懷玉待價酬諾四塞開奇氣九州射王迹再
中興詞場一小霸直思綜舊今於此考眞詐身賤語
不揚天淸淚空下窒羅道蘊識朋遺仲堅罵掀築走
幽并回帆踰杜灞宰辭征路勞敢戀端居暇歷塊險
摧心逢人低折骼蠻雷倒地生屐霓連天跨睎髮扶
桑陽振衣藐姑射毒噓鬼蜮沙腥噉蟾蜍炙艱阻前
賢嘗文章大塊假時還濡翰毫颷若凌嵩華萬里客

歸春孤村犬驚夜燃燈日妻拏置酒集鄰娅衣縫綻
霜鞍指痕壞雲靴纏資信空曼瓜蔓獨懸架存者日
呼庚亡人冬關蜡幸同白璧還絕類金難救開篋聲
其羸漏厄焉補罅耕畫忘夕晨穠禍混寒夏醉卽漁
樵隨命無富貴借人情老更疑俗狀夢猶怕寒巷照
陽回

新王踐祚作鳳麟欻來游猿鶴互相訝版宇澤宣敷
野賢詔慰藉詎郊蘿碎阿獲覩軒羲化叟稚熙場圃
觴絃蔭榆柳向山開竹扉沿澗累書樹袁子肯千人

顏君休問舍由來風槪敦不受飢寒嚇空谷白駒縱後車黃鳥逝衮旒自聖明齒髮非嬰姹鈿黛已荒榛北宮倘誰嫁

昌谷之筆有若鬼斧然僅能鑿幽而不能抉明其不永年宜矣嘔心之句亦亘古僅見

大山傚偉長而有獲應物宗柴桑而未純

玉川好怪作月蝕詩以嚇鳶雛寧不慮蒼鷹見之而一擊乎至七碗吃不得也句又令人流汗發嘔

香山琵琶行娩折周詳有意到筆隨之妙篇中句亦

警拔音節靡靡是其一　生短處非獨是詩而已

閬仙得名偶爲退之一　吹奬耳考其平生所作何足流傳史遷所謂非附青雲之士焉能施于後世讀之爲之三歎

飛卿古詩與義山近體相埒題既無謂詩亦荒謬若不論義理而只取姿態則可矣

曹唐游仙詩有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溪無題詩千妖百媚不如此二語縹緲銷魂

許趙諸人專以字句取媚而氣體日趨卑弱且少完

作

皮陸如吃蒙汗藥瞢騰而作囈語

務襯于宋亦可稱正始惜其流于淺弱而無高渾磊落之氣至臨終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二語可謂傭中佼佼者

子瞻不師古而長于野戰猶吾吳丹青家見麤鈎硬皴啞爲浙派也

葉水心言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細唐人之學謂之江西派若七子者但有金戈鐵騎之聲

而乏韶濩雲門之響如東坡云今人學杜甫詩僅得其麤俗而已余嘗考其故患在太粘滯于早年之作若熟讀其入蜀以後諸詩而味其神理便無此病

閣古古題漢高廟頸聯云中興十世生文叔後起三分託武侯十四字如鐵鑄託字有春秋書法

吾師闇中金庶常潮解組後過余書堂見豢鶴遂賦詩云骨鯁原殊衆何須飾羽毛直思逼雲漢猶想歷風濤飛躍豈無意升沉會有遭從今脫羅網吟嘯九天高俗題雅稱又能流露平生面目直登老杜之堂

矣梅村八幻亭無愁色

詩三百篇曷貴乎貴其悲哀歡愉怨苦思慕悉有婉
折抑揚之致蘊蓄深而丰神遠讀之能令人暢支體
悅心志耳

野鴻詩的跋

野鴻先生布衣能詩家貧好客客至真雞黍有留榻者則父子必終夜讀曰我父子只有一被供客無以爲寢故且讀書耳有某中丞聆其名求見不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覯野人門巷不輕開品極峻峭可揣而知中年後成詩的一卷龍標太白昌黎東坡槩爲麾斥以下更不足言其大旨宗尚杜老確有師承亟存之以振式浮靡而資益風雅云壬寅初春吳江沈楙悳識